

# 当代“文人画”应该多照照历史的镜子

■胡代林

“文人画”的提出和实践已有千余年的历史,为后人留下了难以计数的名家名作,供后人学习、欣赏,“文人画”功不可没。“文人画”是中国传统绘画的精髓,被人们视为中国国画的最高成就。那么“文人画”一脉传承下来,在历史上有没有衰落的时候、衰落的情况出现呢?它有没有不足?如果有的话,它是不是用“文人”的华丽外表在掩盖它的不足呢?

我们先回顾一下中国的绘画史吧。明代董其昌言之:“文人画自王右丞始。”至少可以肯定的是宋、元时期是中国“文人画”的滥觞,也是中国“文人画”的第一个高峰。我们说宋代,是对文学艺术最为宽松的一个朝代,据史料显示,是唯一一个没有对文人士子杀戮的朝代,文人们可以尽情地抒发、表达自己的情感,有充分的自我天地,文人画体现的是文人士大夫的精神情操,强调士气、逸品、神韵,以文入画、以意入画。而元代的繁荣,则是因为元代的异族统治让文人士子(有着艺术天分的“南人”仅是元代四等人中的最末一等人)退避山水之间。明代唐志契的《绘事微言》中说到:“作画以气韵为主,读书为先。”自唐以后历经五代、宋、金、元,绵延至明清以至当代,文人画成为了品评中国画的一个评判标准和普遍的价值判断。可见,文人画的影响力深远。

我们常引用苏东坡评价王维的话:“观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王维,是中国文学史上的多面手,常以抚琴、写诗、作画、书法自娱自乐,以诗入画,创造了泼墨法,画风更趋抒情冲淡雅

逸。我们从他的山水诗中可以品读到“不着一字,尽得风流”的深深禅意,虽然他的山水画没有流传下来,但我们可以从前人对他画作的评价,结合他的诗,分析出他千古“诗佛”清静、空灵、虚空的心境。

元代的异族统治让文人士大夫们退出政治的漩涡,避于山水之间。这时的文人画作首先得承认是中国绘画史的巨大进步,但它的天生不足和缺陷也暴露无遗。它们缺乏比他们稍晚的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对人的关怀,只是一味地寄情山水,远离世俗,有“个情”,而无“他情”,换言之,就是缺乏普遍的文人关怀。“文人画”缺“人文”,成了“文人画”的一个致命伤,这怎么说不过去,难以自圆其说“文人画”何为“文人画”。

有一个问题需要澄清,中国“文人画”的内核是什么呢?笔者看来,就是两个字:自恋。文人画家将自己封闭起来,只关注自恋的山水或者自恋的自我,放大了逃避现实文人“隐”的意义和作用,或叫遁世独立,或叫规避现实。史景迁的《大汗之国——西方眼中的中国》一书中提到,早在十八世纪中后期,一个进入中国(清朝)的叫安生的西方传教士就指出了中国文人画的缺点,“可以肯定地说,这种艺术上(国画)的缺陷,是由于他们的个性造成的,因为他们缺乏崇尚与精神层面的东西”。虽然是一个外国人的视角,而且并非艺术专门人士,却也道出了几分真相,把西方绘画和中国画进行比较,以及从比较中得出了一个结论。外国人的眼光都看出了中国古代文人画的不足和缺陷,我们中

国人绝不能沾沾自喜和固步自封,甚至畏缩不前。古今中外,文人都是自恋的,但是把自恋放大成为以“隐逸”为主要特征的中国文人画,则是另外一种价值观与价值体系的建构,以及文人画家以适应或主动做出选择的一种价值认同和表达的方式。因此,在中国绘画史上国画就以“文人画”作为最高成就的符号或代名词,同时这类文人画家就是当时画家的艺术标杆和艺术标志。“文人画”的大量出现并得到社会的广泛承认,从它的发展和存在的共性来看,“文人画”一直在与官方性质的“院体”较劲,无非在证明自己的文人画色彩、应有的艺术地位和社会地位;相较于民间绘画的草根,无非在表明自我的高雅与不俗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精湛技艺、道德雅趣。但文人画的致命缺陷,导致它缺乏更宽阔的胸襟和视域,尽管有人不服气,说不是有元画家王蒙的《秋山草堂图》、《太白山图》,元代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等这样的鸿篇巨制,煌煌大作吗?这些大作可以做视中国艺术史,甚至可以独居世界艺术的一隅,极具分量。我们要清醒地看到,作为世界艺术史重要的具有中国绘画元素的“文人画”,成就非凡不可否认,但因循守旧、陈陈相因的拘泥于文人的自恋,以及自诩的“文人笔墨”、“文人意境”,这一直是中国画难以突破和创新的原因所在。中国画与西方绘画的比较中,我们看到的是技法的不同,实质是精神价值取向的不同,可以互相尊重彼此的价值独立。

中国画是“文人”的而非“人文”的,换言之,中国画的最高成就就是“文人画”。

中国文人画所追求的“诗意”,与诗词散文相比,它作为一门中国文化特征的艺术,本来最少依附性,尽管时不时会出现所谓的“君臣唱和”以及尊卑老幼秩序,但其独立和自主特征的绘画文本,文人画的历史贡献是巨大的。不过,他们仅仅局限于文人的范畴,中国文人画的核心就是自恋,国画里面的人物是“悬浮”的,国画里面的山水是与世隔离的,中国文人画呈现的面貌是“不食人间烟火味”的。中国文人画家注重继承和发扬文人画的笔墨、才情的传统,但缺少对历史和发展的担当和使命感。在中国古代文人画中,我们看不到这方面的精神走向和价值导向。国画里的山水、人物、虫鱼、鸟兽、花草,无一不是文人画家本人之写照,画家的精神追求和境界,逃避现实之后的精神寄托。

所以说,要在传统文人画基础上进行突破,“笔墨当随时代”此言不假,笔墨要有时代性,并创作出反映当时社会面貌的佳作,这是中国文人画的当代要求和文人画本身发展使然。文人画应该在这方面有所突破和重大进展,符合时代发展的要求,多出作品,并且多出精品,甚至传世之作。中国文人画的血脉流淌着中国文人的精神气度,在这种气度之中融合更多的时代元素,无疑是锦上添花,对中国文人画的发展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当代中国文人画家应该多从历史和当代两个维度来看待中国文人画的地位、作用和趋向,如何从历史的镜子中找到当代文人画发展的突破点和着力点,这是当下文人画家应该好好思考的一个课题。

# 艺术创作与情色文化

■王进玉

艺术创作尤其美术创作,无可避免地会涉及到一些在外人看来有关情色方面的问题,比如人体绘画、雕塑等的创作,以及最为常见的人体写生等。但这里首先要弄清一个概念,就是什么是情色?它跟色情的区别究竟在哪里?虽然情色是指具有性意味的描绘,但跟色情的主要差异在于,情色不是以引起官能刺激为目的,而是通过高级的艺术表现,仅以性为媒介来表达一些概念,如创作者对艺术、美学、哲学等的理解,或借助描写与性相关的画面、内容来传递个人情感、彰显个人审美、反映社会问题等,其目的一定是正面的、积极的、阳光的。但色情则是指能直接挑起或激发起性欲的东西,很多时候它是低俗乃至恶俗的,是没有什么艺术价值、审美意义可言的,其主要目的就是纯粹通过视觉、文字、语言来描绘或表现裸体、性器官等与性有关的形象,从而使观赏者产生性兴趣和性兴奋的事物与联想,因此其目的往往是负面的、下流的、阴暗的。

所以你会发现,情色和色情还是有本质不同的。笔者始终认为,真正的艺术一定与色情无关,也一定是纯净圣洁而非污秽卑劣的。我们不能总是“谈性色变”,将其视为洪水猛兽,带着所谓的有“色”眼镜去做有“罪”推定。那么倘若真的遇到情色

文化反映在艺术作品中的现象,则应该具体而谈,不能一概而论,更不能动辄就揪辫子、扣帽子、打棍子,毕竟情色文化不等同于色情行为,色情行为属于道德和法律约束下的不良品行,而情色文化则是一种意识形态下的文化现象,且自古有之,尤其在中国古典文学中对其有着诸多描写,而反映在绘画上,最为熟悉的当属我国古代出现的春宫图,又叫秘戏图,日本叫“春画”。

众所周知,中国明代就已十分流行以唐寅等画家所作春宫图为蓝本的各种临摹本,像《竞春图卷》《风流绝畅》《鸳鸯秘谱》《花宫锦阵》《青楼别景》等。当然,除了唐寅之外,还有唐代的周昉、元代的赵孟頫、明代的仇英等,也都画过类似题材的作品。准确地讲,中国的春宫画可追溯到先秦两汉时期,但具体的画面大都不复存在,我们很难看到。不过在《汉书》里倒有相关语句描述,做研究的朋友可以自己查阅,在此不多赘述。总之情色文化的历史在我国还是源远流长的,且几乎每个历史时期都有大批文艺家对情色文化题材加以专门的描写和刻画,包括日本的浮世绘,也深受中国春宫图的影响。

但实事求是地讲,关于情色文化,具体到绘画上的春宫图,以及经常会被大众

盲目批判的“裸体模特”“人体艺术”“人体写生”等,可以说绝大多数人对其都存在严重误解,认为是卑鄙、下流、低俗的,难登大雅之堂。可事实却并非完全如此,这主要是因为一直以来我们在性教育方面的缺失以及国民艺术教育上的不足所导致,太多人对一些基本生理知识和专业艺术创作不甚了解,仅仅把目光和思维定格在了所谓的“色”上,而忽略了“情”的文化表现与艺术表达,不得不说是当下一部分人思想和审美品味低俗的体现。

尽管我们都清楚,虽然情色艺术特别是类似春宫图这样的题材作品,肯定不会成为艺术创作的主流题材,甚至会被边缘化,乃至遭到封禁,但如果仔细观看古代许多春宫题材作品会发现,很多以情爱、性爱活动为主题的画面,并不完全直接地描写赤裸裸的性,而是描绘了与性相关的诸多情景,包括男女之间如何的交流沟通,如何的表情达意等。何况人体绘画也早已成为当下美术教学的基本课程,不仅能够帮助有效提高绘画功力,还能更好地表达由人体之美而生发出的对自然、对生命等的追求和热爱。其实关键在于我们该怎么看待、如何欣赏。业内人都清楚,画人体时,在专业艺术家眼里基本只有结构、线

条,只是色彩光影或者点线面这些东西,是没有邪念可言的,他们把人体仅仅作为艺术创作上的一个媒介与符号、一种材料和语言,就像医生面对人体时眼里只有器官一样,既是严谨严肃的,也感觉习以为常,绝非一些人所认为得那样污浊不堪。

另外古今中外,不管是文中提到的我国古代的春宫图,还是日本的春画,不管是古希腊时期的裸体雕塑、文艺复兴时期的裸体人物油画创作,还是现当代艺术中的人体行为表达等,都会看到不同主题、不同样式的情色文化在不同历史时期、文化背景下的差异化呈现,并从中窥探出不同地域的人们对诸如人性、自然和自由等方面所产生的不同态度、思想与观念的区别和演进,而这些也与当时的政治、经济,以及社会风俗环境、文化宗教信仰等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具有重要的文化价值、历史研究价值。

因此我们要更多地关注在以上方面,而非满脑子那些乌七八糟的画面和肮脏龌龊的联想。当然,并不排除现实中的确会出现一些特别低俗、恶俗的创作,也理应加以坚决地抵制和清除,但对于真正的艺术家、艺术创作而言,我想此类现象毕竟还是少数。(作者为艺术评论家)